

## 艱苦過往盡付笑談中

## 趙域先生 訪問紀錄

出生年份	民國19年
籍貫	山東省德州縣
戰時職務	14師警衛營 少尉排長
退伍軍階	陸軍中將



受訪時間 民國98年6月4日

我真的不知道這次訪問有這麼大的陣勢，連老虎旗都擺出來了，這也是很難得的。當初我們兩個(趙將軍與常將軍)都是12兵團的單位，我在18軍14師(註：14師原屬18軍，在古寧頭戰役前才改隸為19軍，當時官兵仍習慣統稱為18軍)，他在18軍118師，我們那時候是最小的官，都是少尉「起碼官」，不是騎在馬上的官，是最起碼的官，如果排長不衝鋒陷陣，那誰來衝鋒陷陣哩，所以是最起碼的官，兵的頂頭上司就是排長。如果那時比排長還大的官，恐怕現在都90歲以上，古寧頭戰役是民國38年，現在整整60年，那時候20歲，現在80歲；那時候當營長、當團長的人，那時候如果30歲，現在是90歲。我們在古寧頭陣亡的團長最年輕，李光前團長陣亡的時候不到30歲，他那時是中校，後來追贈為上校，實際上那時他是最年輕的團長，是陸軍

官校16期畢業的，陸軍官校16期的學生，那時候當團長不多。

## 搭船前往金門情形

古寧頭打仗是10月25號，我是10月24號晚上在金門下船的，是在汕頭上船，我們是最後一批從汕頭上船的官兵了。上船了以後連長說：「趙排長，你下去買點吃的東西吧！」我就帶個幾個兵下船去，但回來的時候就上不了船了，因為船離開岸了。這可緊張，要怎麼辦哩？那時候有石油公司的小船，我抓著那艘小船，直接泊船泊到大船邊上，用繩索吊下來，我就爬上船去了。爬上船後，因為那時候軍階很低啊，當排長而已，根本不知道部隊到哪裡去了，不知道你們(指常將軍)知道不知道，對了！你們那時候還早一點兒，118師到金門稍微早幾天，我上了船根本不知道部隊上哪裡去，這船上擠滿了人，甲板上通通是人，這船好像還不是軍艦喔，是招商局的船叫海張號，這條船後來在澎湖外海遇到海難沉了。上了船之後，都沒有吃的東西，船上部隊太多了，鍋爐房是煮飯的，鍋爐房那邊一個廖先鴻團長拿了個拐杖在維持秩序，因為大家都搶著鍋爐煮飯。

## 金門登陸

天快黑了到金門外海，也不知道是哪裡，人家說這是金門，我才知道。那時候通信器材很差，有





一個副參謀長在那甲板上，用一個手搖的無線電，兩個兵在那裡用手搖著發電機，副參謀長就跟陸地上通話，我在旁邊就聽著陸地上講：「你趕快叫你正式的部隊先下來，老百姓晚點再下來，情況很緊急啊！」，副參謀長說：「這就是我的部隊啊！」有些兵在汕頭上船的時候連軍服都還沒穿上哩，還穿著便衣。金門那時候沒有碼頭，這商船是靠不了岸的，要登陸艇靠近商船，人從船上跳到登陸艇上去，登陸艇再搶灘然後下船，記得那是在料羅下的船。

部隊下船之後，就有人帶著我們行軍，也不知道要往哪去，大家根本不知道金門是個什麼樣的地方，也搞不清楚。這兵在船上很餓，到了金門下了船之後，

一眼望去都是地瓜田、黃土地、茅草，很荒涼啊！那時候金門沒有樹的，樹是我們之後開始種的。兵下船後一面行軍，一面跑到地瓜田耙地瓜吃，那時候要維持軍紀啊，把兵拉回來不准挖地瓜吃，真是很可憐，連挖個地瓜吃都不准。一直行軍到了竹山，從料羅走到竹山很遠哩，一個在西南角一個在東北角。到了那裡伙夫就埋鍋造飯，弄個行軍鍋支起來煮飯吃，飯剛吃完之後，在老百姓家下了塊門板放在地上睡覺，這是排長才特別優待給你下了塊門板哩，那兵都躺在地上直接睡。



於常毓琦將軍居所留影

## 古寧頭戰役

下了塊門板才剛躺下，這砲聲就開始響了，師部來了通知：「師長要到前方去，你帶著你這個排跟著師長走。」我那時是師部警衛連，還是不知道要到哪去，反正就跟著師長走，路上碰到幾個問口令的，那時候剛到，也不曉得嘛，大家碰面就問你是哪個單位的，就講是12兵團的，還有人講他不是12兵團的，是22兵團的，實際上來講那22兵團是沒有部隊的，光是個空殼子。後來我們師部就到了132高地，軍長他們那時候都已經到了132高地，兩個軍長在那裡，一個是18軍軍長高魁元，一個是19軍軍長劉雲瀚。132高地對面就是古寧頭了，後來42團，也就是李光前的團，他就是在林厝陣亡的(常毓琦：剛剛過了那個稜線，離我們的連不到100公尺，看到他陣亡的。)那時候的通信不是無線電，一個兵揹著一個滑車，就是有線電話，我們師長叫羅錫疇，羅錫疇用有線電話跟李光前通話：「你們團進展很慢啊，怎麼還上不去。」李光前30歲不到當團長，壓力很大，他不服這氣，就帶著衝，就陣亡了。這大概是我們14師的狀況。那時候118師也是主力之一，11師倒是在後面督戰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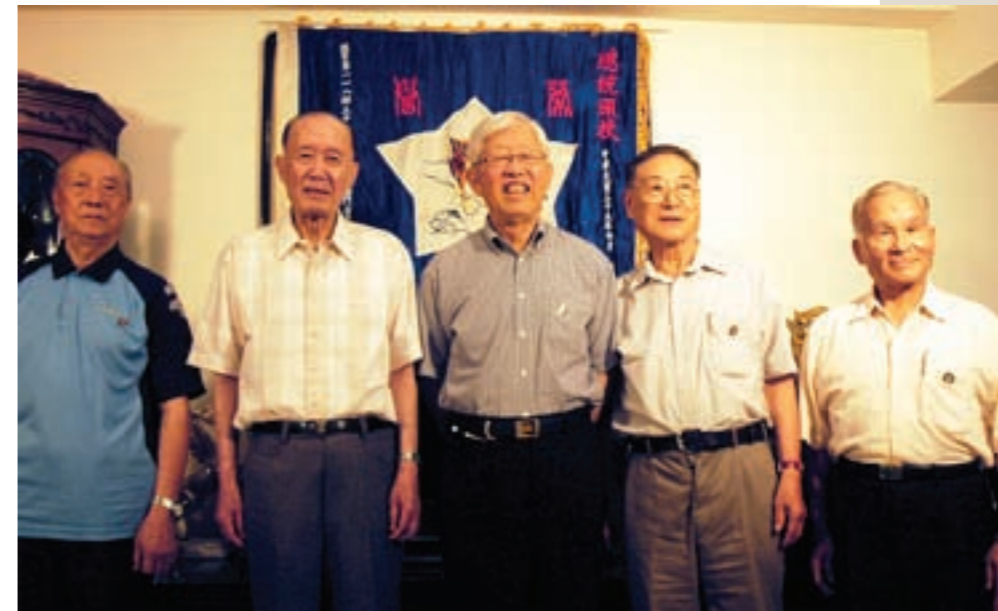
在26、27日，有些參戰的部隊在茅草堆裡搜索，我們14師警衛連就擔任這個任務，去掃蕩戰場，後來抓到一個團政委，一個團長，就在茅草堆裡。這警衛連後來就變成搜索連了，搜索連的任務





民國43年才回到臺灣來。才打完了仗就到小金門去了，守小金門時，尹俊來接了師長。我小金門一駐駐了五年，那時候金門什麼都沒有，我剛剛講過很荒涼的，但是那時候煮飯是靠什麼東西呢？共軍來搶登陸時候用的民船，船搶到了海灘之後，被我們的一個爆破大隊給炸掉了，那船隻回不去，後面的援軍上不來。我們以後的那幾個月，煮飯就用廢船的木板當材火燒。那幾個月就是地瓜、花生米、地瓜葉當菜，現在地瓜葉當成是名菜，那時候我們吃地瓜葉可是無可奈何的，地瓜葉煮花生米，也就這幾個菜。

我們駐紮的那5年中，在那裡種樹、種菜、養豬，這金門才有現在的發展。我們那時候種樹是比賽的哩，不管當排長、當連長，還是當營長，一天到晚拿著個小水桶拎著水去澆樹，在金門水也很缺乏的。後來我們14師代號是武夷，就是因為武夷水庫是14師在那做的。



同時受訪者合影  
右一鄭以琮  
右二溫乃忠  
中趙域  
左二常毓琦  
左一劉建勳

就是敵情搜索、情報搜索，警衛連的任務是保衛師部，實際上兩個都是師部的直屬連，是師部本身的戰鬥部隊。我們那時候跟著師長到132高地去，師長到了前方，我們就趕緊跟去，要是師長給人抓去了那可就不得了了。所以剛才常將軍提到的「一回頭就看到軍長」，軍長也得有幾個人保衛他。

## 致勝原因

12兵團18軍，這部隊能夠打仗，他主要的原因是上下一體，官兵的情感好。我在金門的時候有一次，剛才提到的溥公志，是我們師裡面的一個營長，41團第1營營長，帶著幾個兵在那裡打籃球，忽然間胡璉來了，在吉普車上停下來了，他趕快喊個立正給胡璉敬禮，胡璉問他說：「溥公志啊，我在大陸上打你那個耳光的地方是在什麼地方啊？」耶，這營長不以為這是出他的洋相，「報告司令官：在南麻」，胡璉說「對！對！對！在南麻，在南麻」，可見這長官與部下之間啊，這個部隊能打仗就靠這個。還有一次尹俊當師長，看到某個連長正在出操，他拿著個拐杖就追，這個連長就跑，尹俊就笑著說：「耶！還不錯，他還怕我，他還怕我。」這部隊是這樣一個部隊。

## 金門追憶

我們到金門的時候很可憐，打完了仗之後駐在金門，一駐就是五年，從民國38年開始，一直到



## 虎旗飄揚榮譽古今同

## 常毓琦先生 訪問紀錄

出生年份	民國17年
籍貫	河南省盧氏縣
戰時職務	118師352團 第4連 少尉排長
退伍軍階	陸軍中將



受訪時間 民國98年6月4日

## 從軍經歷

我民國38年2月12日畢業於成都陸軍官校，3月份分派到118師352團第4連(原來是在機槍連)，一開始就遇到接兵的事。「在追思古寧頭戰役制勝根源」，則不可不提「徐蚌會戰」挫敗後重新建軍！民國38年，領袖 蔣公責成胡璉將軍於浙江成立第二編練司令部，「一甲一兵、一縣一團、三縣成師、九縣成軍。」為胡伯公(胡璉上將號伯玉)倡導的新的征兵方案與興革具體做法，宣導懇切、精密擘劃、軍民同心、執行認真。四月初競相入伍，戰力倍增。旋即移師江西盱江南城，恢復陸軍第12兵團，由胡將軍主掌兵符，膺任司令官。率第10、18兩個軍整軍編訓。

唯斯時，處於缺人、缺裝、缺補、缺糧的艱困景象中，司令官以其睿智思慮、時局盱衡、時空考

量、銳敏研判，本著「打甚有甚」的戰略指導，精心擘劃，主導全盤，並誠免勸勵，所示所屬「在艱彌厲、堅忍圖成、雪恥圖強、重振軍威。」由於官兵體認時艱，同心同德、相勵相勉、無怨無尤、劍及履及、實事求是、認真務實，在慘淡經營中日趨又新。又即奉令荷負浙、贛、閩、粵綏靖作戰。迄至潮梅地區擴編為第18、19(新編)67軍(原第10軍)，3個軍9個師浩浩蕩蕩十萬勁旅於焉竟成。

我們從江西開始，經過共軍的老窩瑞金，開始打福建的長汀縣，這是我第一次打仗，之後到了其他地方，如官莊、千家村、上杭、淞口、桃坪、饒平縣鳳凰山等多次戰鬥，也就是走一路、打一路，有一句口號叫「邊打邊訓」，一直走到廣東豐順縣。因戰局遽變，第67軍馳援舟山，兵團率18、19軍先後增援金廈。兼旬中鷹揚古寧頭、登步島贏得兩大戰役殊榮。

## 到達金門

民國38年8月25日，我們118師全師在韓江邊上，師長講了：「我們現在奉命要支援廈門，到廈門去打仗。」結果我們第二天往潮州、汕頭出發，到了汕頭之後上船，到哪裡去也不知道。在船上昏昏倒地，上船以後好渴，那怎麼辦哩？龍頭一開拿了水就喝，哎呦喂呀！那是鹹的，是海水，像我是河南人，沒有見過海的，哪會知道海水是鹹的，拿海水在那喝。陽曆的10月9日，到金門新頭下船的，到金門沒好久，大嶝島、小嶝島就開始打起





來了，我們連那時住在海邊的一個小廟，老連長說：「我們不要管，叫阿兵哥好好睡覺，幹部晚上警醒點，聽著怎麼指示怎麼做。」第二天知道大嶝跟小嶝丟掉了，大小嶝離金門只有1,600多公尺。

從10月10日起每天都在演習，演習實在累人，從10月10日開始到10月24日，一下到東邊去，一下到西邊去，到處跑。這邊剛演習完，暫時休息，幹部就得到另一邊繼續演習。「山雨欲來風滿樓」，實為當時最真切的寫照。

## 古寧頭戰役

10月24日的晚上，幹部都在營部檢討，檢討24日演習的缺失，講著講著沒有好久，槍聲響起來了，我們爬上房頂上看，又是洩光彈又是照明彈的，什麼都有，就打起來了。我們也搞不清楚，因為我們118師，師部在瓊林，354團在後盤山

靠瓊林這邊，353團給201師當預備隊，我們352團在沙美當45師的預備隊，直到天亮了接到通知要多帶彈藥，才知道古寧頭戰事已經開始了。

## 急行軍救兄弟團

10月25日，我352團奉命參加作戰，在團長唐俊賢將軍領導下，我們沿著環島北路，從沙美奔馳直指132高地，全團整個展開，每個連都是並列縱隊，

3個排9個班，就這麼並列著，一聽到衝鋒號下來之後，攻擊安岐，很快地安岐就攻下來了，但是我們第5連連長陣亡了。安岐攻下之前，353團已經被共軍包圍了起來，我們衝進去以後，楊書田(353團團長)才出來，他們一個排長開玩笑說：「你們打死了我們好多兵。」那個時候誰也搞不清楚。

## 西浦頭迂迴殲共軍

之後我們攻到安岐左邊叫西浦頭的地方，西浦頭前面有一個大稜線，共軍很多的輕、重機槍就架在那兒，我們的重機槍才一架上去，槍還沒瞄準哩就被撂倒，兩個機槍連班長一下先被打掉了，我現在還記得那兩個班長是馬德明、張克威。我們連長翻過坡去，到那邊一看，就喊我說：「常排長你們過來，你們一個一個翻阿，一個一個的動！」我們一個掩護一個的翻過去，到了西浦頭旁邊，然後一個迂迴，一下就衝到那個稜線上，我們一下子捉了好幾十個俘虜，輕、重機槍擄過來了七、八挺，自動步槍、步槍槍了一大堆，還有六〇、八二砲三門。結果18期的副營長跟我們連長說(我們連長19期的)：「你們連真不簡單喔，一下

就衝過來！」我我們一衝過去就繼續攻擊了一個多小時。共軍連著東、西一點紅，根本就打不進去。



於居所案前留影



與古寧頭戰役時連長姚華德先生(左二)及同袍合影



## 林厝苦戰連長傷

14、18師24日夜25日晨先後登陸，秉持18軍團隊精神「上下有倫理，左右為兄弟」主動請纓加入戰鬥，使戰力倍增、各荷重任、促使戰役提早竟功。當時大約下午4點鐘左右，李光前來了，李光前陣亡的地方離我們連的所在地大概不到100公尺，一會兒就聽到同袍講說42團團長陣亡了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那時我們連長腦袋瓜邊上咚的挨了一傢伙，砰的倒下

去，我們的連指導員邊叫連長邊說：「連長完了！連長完了！」，突然我們連長又坐了起來摸著頭說：「你才完了！」一直到晚上才支持不住。腦袋瓜子負傷不簡單的，團長知道後趕快叫他下去。打完仗

之後，國軍第一屆戰鬥英雄就是我的老連長姚華德，他是文武全才，真不簡單，平常寫寫東西，打仗他有一套的。

副連長帶著我們，那天晚上打不進去，我們就撤到西浦頭半山腰上睡了一晚。第二天天亮了，我旁邊睡了一個人，我就拍著叫他「起來了！起來了！部隊要走了！」仔細一看是個死人，結果我陪著死人睡了一個晚上，第二天才知道。到了林厝以後，那可打的厲害，353、354，我352團也上來了，從林厝一直打到現在的金寧國小，那時候是一個大白色的房子，我就碰到同期同學溫乃忠，他滿臉打的都是血！他第1營從右邊打過去，我們第2營是從左邊過

去的，到了南山旁邊的雙鯉湖，見到第5連3個步兵排長只剩黃明柱排長，我們第4連排長也只剩我一個，也沒有連長也沒有副連長，副營長也沒有了，第3營的副營長劉存國來了，他說：「你們第2營注意阿！團長叫我來代理營長指揮你們。」到那時才有人指揮。一直打到晚上，353團替換我們，我們才下來。

後來353團和354團在海邊上衝，我們也跟著衝過去，衝過去後，回頭一看，高煜公在背後站著。18軍所謂「陣頭（第一線）指揮」比以色列在六日戰爭早30年倡導的「跟我來」涵義是相通的。其基本要求要各級指揮官戰鬥時都到第一線，目的就是對戰陣的「全面督戰與掌握」。

高煜公的「陣頭指揮」向來以身作則，每戰一定「先到」。例如：攻打長汀，先頭攻擊剛到機場，他就來了；古寧頭26日剛攻到林厝他卻在村內，也看到李師長帶著三位團長在討論；27日古寧頭最後掃蕩中，他又站在前面。他好高的個子，今年103歲在三總住院，他(溫乃忠)的高中同學戴清林上校，現在還擔任高煜公的侍從官。

戰爭打完，部隊在白房子前集合，我們連集合後尚有六、七十餘人，第6連集合起來十幾人，第5連集合二、三十個人，打到最後，我感覺這也不對那也不對，才知道負傷了。



民國94年與古寧頭戰役時營長何金浪先生(中)於金門合影



與古寧頭戰役時營長孫罡先生(左)及同袍合影



兵團在戰力培養上與在教戰植基上用心著力，以達建力用力導致先勝制勝根源。與高煜公的統一指揮親臨督戰而獲致此一戰役的全勝全成，居功厥偉，功在國家。

## 感懷古寧頭戰役一甲子

我從少尉排長到中校副團長，整整服務了21年1個月又26天。因考取戰爭學院60年班才離開虎軍。其中352團第4連由少尉排長到上尉連長不少一天的8年整。在贛、閩、粵三省的邊戰邊訓的「寓訓於戰、寓戰於訓」中的綏靖作戰先後歷經多次戰鬥，以及古寧頭的生死決戰。因此全體弟兄建立了堅強不渝的革命情感，60年來永續不輟共同以「虎軍人」光彩為畢生至高榮耀。

一個國家興亡絕續，一個朝代的遞嬗更替，「戰史」都是歷史的主軸。古寧頭這一戰役與中華民國國運休戚相關則無庸置疑。掬誠的向為國捐驅同袍致敬，向戰鬥立功的英雄同袍致敬。



從軍生涯所獲頒之各式獎章



常先生勉勵愛兒之墨寶

這幾天，空軍的B24轟炸大嶠、蓮河，原來他剛開始炸古寧頭，高軍長講：「你轟炸目標錯了，你要炸大嶠、炸蓮河，壓制他砲兵。」之後飛機才轉炸大嶠、蓮河，從25日就開始了，天天都在炸，經常看到飛機在天空飛來飛去。

## 戰功與代價

這場戰役第一個開槍的是戰車營的一個排長叫楊展，部隊開始反擊的是353團的孫罡、耿將華，兩個營長先打出去，若是當時沒有這兩個營打出去，古寧頭沒有這麼好的結果，他們的戰功是相當高的，孫罡拿到寶鼎勳章，耿將華好像也拿到了。古寧頭打仗戰功最大的第一個是353團，因為他們兩個營先出去，第2營營長也陣亡了，幹部傷亡很大，打到最後的也是353團。林書嶠354團是一開始打也很厲害，從觀音亭山到湖尾山，然後東、西一點紅打到林厝，所以事實上118師352、353、354三個團戰力講起來還是蠻堅強的，不過唯一最嚴重的事情就是傷亡太大，尤其排級幹部、連長啊！傷亡了好多，耿將華三個連長兩個陣亡，一個負重傷，第2營營長陣亡。我們352團第1連長負傷，我們第2營是第5連連長陣亡，第4連連長頭部負傷，第6連連長負傷，營長負傷、副營長也負傷，我們連是陣亡了6個，負傷32個。

這一戰役所以「制勝」，完全繫於胡伯公基於國家戰略、軍事戰略、野戰戰略兼籌併顧，在贛、閩、粵錯綜複雜環境中持恆、安寧、謐靜的令飭12



古寧頭戰役負傷證明書

## 衝鋒陷陣負傷「勇」不退

## 溫乃忠先生 訪問紀錄

出生年份	民國17年
籍貫	河南省汝南縣
戰時職務	第118師352團 第1營第2連 少尉排長
退伍軍階	陸軍中校



受訪時間 民國98年6月4日

## 從軍歷程

我從官校後就分到118師這單位來了，剛到時覺得這單位很散漫，覺得吊兒啣嚙蠻不在乎似的，可是一打起仗來，真是勇敢的不得了，尤其是有些老班長，那簡直是拼命啊！根本沒有把打仗看成大事，當作家常便飯似的。雖然紀律上不是絕對很好，可是要求還是很嚴格，逃兵只要抓回來就槍斃，吃老百姓一碗飯一樣要槍斃。譬如我們在大陸撤退時，有一次行軍走一夜，在山區裡面走到天亮，又渴又餓又累，我們連裡面有個伙夫班長，他看到路邊房子裡面一家人都跑掉了，就跑到這家裡面，看到桌上煮好的一鍋飯，抓了一把熱飯放到毛巾裡面就出來，出來就直接咬著吃。那時我跟著團長，團長就問：「你幹嘛？」他說我肚子餓，我吃他一口飯，團長說：「喔！你吃他一口飯！」揮揮

手叫他走，這個班長前面走，團長後面就把槍掏出來，把他一槍斃了，他說：「你吃人家的飯，你就要吃子彈！」就是這麼嚴格，我是覺得這團長很可怕，吃一口飯也犯不了死罪吧，可是要求就這麼嚴格！（鄭以琮補充：我們李樹蘭師長是很仁慈的，他知道這事情以後，那時還在廣東，他就打個電話過去：「秦團長嗎？依我看，你不要幹好了，現在你的部下看到你比共匪還厲害啊！」師長就把這團長調了，亂殺人是不可以的！）

## 古寧頭戰役

當時一打起來，大家糊裡糊塗的，說是共軍沒好多人登陸上來，佔領了我們幾個碉堡，大概只有兩、三百人，隨便就可以把它消滅掉，因為我們過去打仗的紀錄，一個連就可以消滅好幾百人，又何況我們有這麼多人。當時根本就不太了解，實際上共軍已經登陸了一萬多人，我們情報也不太清楚，作戰工事也很簡陋，所以共軍一下子就可以上岸，佔領我們幾個碉堡。118師的損失大約就是在進攻的時候，共軍躲在碉堡裡面打我們，他一挺機槍掃過來掃過去很好打，我們國軍都是這樣陣亡的。

我那時候當排長，一個排26個人，打到最後我這排只剩6個人，人都沒有了，都被打死了，沒打死的也傷得不能動。不過有幾個老班長是非常能幹的，所以我感覺到很不平的是臺灣人只知道一個823砲戰，所以每到823都一直在講，10月25日金門古寧頭戰役都





水已經變成紅色的，士兵流的血已經讓水溝變成紅色的了，大家都在那兒喝，都是血水啊！

除了挖蕃薯吃，還有就是共軍來的時候，每個人身上背著米袋，那米袋是一個長條的，裡面裝的米是已經在鍋裡炒熟過的，裝到袋子裡面，斜背掛在身上，我們就從死人的身上拿下來，把米倒出來，那米也變成紅色的，才不管它的，就吃那個米，在他們身上有時候還能摸到個半包香菸，大家也可以分一分。

後來我們團部作戰官張克三跑上來（戰後調升為營長），他問我連上還剩下幾個人？我說連裡剩19人，全連只有我一個排長，沒有人了。他說：「沒有關係，你守在這裡守好，我找人來支援你。」只是後來也沒有再看到他，就來了一個命令，叫我們再衝，那時候已經在最後的邊緣上，共軍死守著不讓你進去，我還是帶著這19人，硬是衝上去，衝上去就佔領了古寧頭第一棟房子。

## 戰事的遺憾

我有一個老班長，這老班長非常會打仗，按照規定，佔領房子以後應該要武力搜索，所謂武力搜索，就是在黑暗的地方丟個手榴彈進去，假如還有人藏在裡面就會被炸死，我就跟著他進去。

一進去有一個床，那班長拿個手榴彈就要往床下面丟，我說不要，上面好像有人，結果一打開

沒有人提過，假如沒有古寧頭那一戰，金門保不住，金門保不住澎湖就保不住，臺灣就很危險了，即使說保住臺灣那也會是非常混亂的狀況。

那一仗打下來死了很多人，光我們自己人就陣亡了差不多七、八千人吧，共軍也死了七、八千人，加起來一萬多人，所以到處都是死人。打到最後我已經負傷了，我一清查人還剩6個，本來我可以到醫院去，可是我這一走，連上就沒人能指揮，連長沒有了，副連長也沒了，排長通通都沒了，就剩我一個排長，全連只剩19人，若我再一走，這連整個沒有人了，就只剩下新兵，所以我說我不退，打下去！

打到後面，上來一個兵說：「可以退下來了，換353團來接替。」那我們就下來啦，下來剛走了沒有一千多公尺，碰到師長，師長說：「你們是哪個單位的？」我回答352團第1營的，師長問：「你幹嘛退回來？」我說我們傷亡慘重，已經沒有人了，奉到命令退回來。「他奶奶的，打仗還不死人的啊，死幾個人算什麼，你趕快給我滾回去！」這就是我們李樹蘭師長。

師長這麼說，大家又趕緊跑回去，本來想下來休息休息，剛退下來才一千多公尺，只好再跑上去。跑了一段，實在是走不動了，肚子又餓，兩天沒吃飯，也沒水喝，就挖地上的地瓜吃，那時地瓜非常好吃啊，往身上這麼一擦，混著泥巴就吃了，那水呢？這麼渴怎麼辦？有一個小水溝，小水溝的



民國39年4月第12兵團開立之負傷證明



古寧頭戰役負傷證明書



抓去當共軍，如果抓來就變成我們的人了，為了替國家達成任務，為了完成上級賦予我們的使命，所以有時候是沒有辦法考慮這麼多的。只是死的人實在是太多了，重傷、負傷的人除外，那遍地死的人啊！最後打成這樣子。為了保衛國土，大家犧牲那麼大，就算最後沒有得到什麼樣的待遇，但至少不要把我們通通都忘記掉。戰爭的時候那麼苦，打勝仗之後，我們一個月才發5塊銀元，買香煙，一塊銀元只買5支，有人喜歡吃辣椒的，一塊也只買5支辣椒，這一個月的薪水買個兩瓶酒就沒有了。苦是很苦，犧牲也是犧牲了，當時我也負了很重的傷，那都沒有什麼關係了，至少政府應該想到我們，不要老是被批評說我們「吃臺灣人的飯，被臺灣人養」，那聽起來實在很難受啊！拼了老命拼下來了，卻變成這樣子。畢竟金門戰役的勝利，跟臺灣關係太密切了。



民國43年軍校22期1總隊在金同學悼祭陣亡同學合影，前排左二為溫乃忠 後排左二為常毓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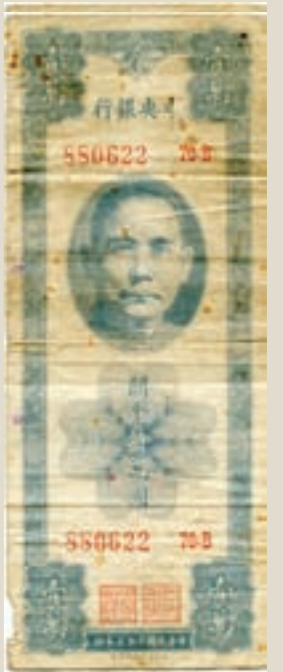
棉被，有位老太太睡在床上，可是看不太出來，因為蓋著被子，她負傷了又有病。那時我們沒有手電筒，只好拿個棍子往床下掃一掃、檢查一下，班長說沒有人了，我們也就地休息。那房裡有蕃薯乾，大家都面向外坐下來吃，我跟我的傳令兵也坐在門口面向門外，就在這時候，床底下出來一個人，這人可能是共軍的一個軍官，他拿著一把手槍從老太太房裡出來，大家面向外面都沒看到，他就一槍把擋在門口的傳令兵打死，然後跑了出去。那時大家的槍都放在旁邊，一手吃著蕃薯乾，雖然槍沒離手，可是在佔領房子以後都鬆懈了，根本來不及反應，槍才拿起來就讓他給跑了。我那傳令兵死前跟我說：「排長，你太仁慈了，老太太已經活都活不了了，她已經負了重傷又有病，你為了保護她……」所以我就覺得打仗是非常殘酷的，你犧牲一個老太太，就保住自己一條命，你沒有犧牲老太太，自己就多死一個人，這是非常悲哀的。

## 戰役感觸

我覺得打仗沒關係，大家辛苦沒關係，只是死那麼多人，古寧頭戰役勝了卻沒沒無聞，我們這些老戰友偶爾講起來時，也覺得非常傷心，大家只知道823砲戰，把823捧得很高，可是沒有古寧頭戰役，何來的823砲戰？金門根本就沒有了。打仗這麼殘酷，當時有的兵根本沒有受過訓練的，就是最後在大陸上船時，把年輕人抓來當兵，因為我們不抓，他們就會被



民國38年12月人事命



廖先生收藏之民國37年中央銀行印行一萬圓關金

那步兵連連長就說：「依我看，你的親戚是回不來了。」他要我當排長，於是我就在14師41團第1營第3連當排長。

之後到了江西南昌，有一次廖先鴻團長到連裡面來，問連長說：「這個排長是那裡來的？」連長說：「是一個長官介紹來的。」團長就說：「調團部！」結果到了團部，團長就讓我當軍需。當軍需要幹什麼？那時候我可完全不會。因為團長姓廖，是湖南人，跟我講話的鄉音差不多，別人聽起來還以為我是團長的弟弟。那時候當軍需，大多是團長的親戚，因為管錢的人如果跑掉的話怎麼辦，所以團長有權用這些人，我是特殊例外，從步兵排長變成了少尉軍需官。

## 軍需趣事

後來在汕頭撤退，我們在船上過了四、五天才到金門。10月24號的傍晚在金門料羅灣下船，晚上部隊就在後埔那一帶紮營。

到了隔天凌晨三、四點的時候，部隊開始打仗，廖團長跟我說：「你現在不要管，明天臺灣有一艘船要運東西到金門來，你到那邊去領米和彈藥。」彈藥我不用管，有負責管彈藥的，因為我是糧米軍需。我們師裡有軍需處，會通知我們的軍需主任，主任再告訴我到哪裡去領糧，我再集合各營的特務長帶人去搬運，把他們帶到船的位置去進行



受訪時間 民國98年7月3日

# 糧米軍需開路官

## 廖醒民先生 訪問紀錄

出生年份 民國19年  
籍貫 湖北省崇陽縣  
戰時職務 第14師41團  
團本部  
少尉軍需  
退伍軍階 陸軍少校

## 從軍經歷

抗戰時我們家是在很偏僻的鄉鎮，雖然地方很小，但是部隊跟學校都很多。我們那兒有12個鄉，其中11個鄉淪陷了，只有我們鄉沒有。雖然家境不算是很好，但也是中等之家。抗戰勝利後，我剛讀完高中，就在家鄉裡當小學老師。

但當時我認為，在鄉裡沒有多大的出息，想出去闖一闖，結果一個人就離開家到長沙。到長沙後碰到一位當軍人的親戚，當時他問我

想要幹什麼，我說想要考軍校，我們就到了浙江的蕭山。他要在一個步兵連裡等他，他先回去長沙接家眷，結果天下就震盪了，他一去就回不來了。



民國35年湖北崇陽縣立初中畢業證書



中在一起，還是有分連、營，只是那時送的光是飯沒有菜，而且那米是很差的米！

至於彈藥則有彈藥軍需。我們從大陸到金門時，彈藥很少，一到金門還沒來得及補充就上戰場了。有一次我們的砲兵連打一個目標，廖團長打電話告訴砲兵連說：「你們砲彈的彈著點我都看不到！」要連長修正以後再射擊，目標是一挺重機槍。修正後，連長報告：「已經命中了！」團長命令：「連放！」就聽到那連長回答：「報告團長，沒有彈藥了，不能連放！」這時我正好在那裡，團長要我趕快叫軍械官送彈藥，不馬上送是會槍斃人的，所以打仗沒有後勤根本沒有辦法打。

我們團部是由吳厝向西一點紅推進，協同118師進攻埔頂的敵人，李光前團長向前攻擊時經過我們團指揮所，跟我們團長說：「我們到前面去看看！」當時我們還沒開始攻擊，但是他先過去。過去沒有多久時間，上面要找李團長就找不到了，大家都在找，只是找到時他已經陣亡了。聽說是被打到脖子，正帶著號兵跟傳令兵，陣亡的地方沒有什麼工事又很開闊，他帶著這些人沒有掩蔽物，敵人就看得很清楚了。

在東西一點紅戰事最激烈時，我在前方指揮所，看到戰場上的人潮，好像集會會場散會一樣，機槍的密度和槍砲的聲響，好像刮風一樣，因為我

搬運。那時可沒有車，都要用走的，東西都是阿兵哥用扛的、用抬的搬運，米相當重，一包200斤。

我最記得在金門有一晚上我很生氣，我帶著一個軍需上士，跟他講了：「你先回去，這裡有我先看著，你先回去找人來搬。」10月份的金門很冷，結果他久不來，沒有人來了，天也黑了。我又餓又冷，那米我又搬不動，海邊風沙又大，我只好把米一包一包，用拖的圍起來，蹲在米堆裡頭。後來這軍需上士回來，拿著個電筒邊照邊喊我，我氣得大罵說：「你這個笨蛋！搞這麼久！」當時我真的很生氣！原來海灘那麼大，

天色又黑，他根本就搞不清楚位置了！

## 古寧頭戰役

古寧頭打仗時團裡有兩個指揮所，團長在前進指揮所指揮，副團長在後方指揮所指揮，兩個指揮所相差的距離還蠻遠的，那時後方指揮所是在後埔吧，看不到前方戰場。我是在前、後方指揮所之間來回，團長叫我幹什麼，我就得要去；一會兒來個電話，後方指揮所副團長找，那就又得去。我記得最清楚的是，當敵人陸續投降時，副團長很高興，趕快給團長送東西吃，那時我就又去送東西囉。

每一個連都有炊事兵，特務長告訴他連上的戰鬥位置在什麼地方，炊事兵就用一個籬筐裝滿飯，把飯送到他連上的後方指揮所。指揮所不是通通集



民國41年於金門與同袍楊百蔭合照 照片經當時相館上色處理 今日看來 別具特色



民國41年金門照



古寧頭40周年與廖先鴻團長(中)及王廷和先生(左)合照

們距離比較遠，團長是用望遠鏡看，我們沒有望遠鏡就只能看到人影。當時第1營和第3營是主攻，兩個營包抄過去，第2營是預備隊。第3營攻擊時陣亡了兩位連長，第一個連長是因為他沒有作戰經驗，因他部隊太接近敵人才散開，也就是他們在散開攻擊時，散開得太慢，太接近敵人，所以一開始他就陣亡了。

我們廖團長是陸軍官校13期畢業的，他很有學問、很喜歡看書，一天到晚看書，不管什麼時候都看，他的勤務兵都要給他備書。他在大陸時就是上校團長了，打仗很有一套，有一次大家坐在戰場草叢邊，團長忽然說：「趕緊趴下！」大家才一趴下，敵人的機槍馬上就開始掃射，相當驚險！後來我問團長說：「您怎麼這麼敏銳啊？」他說：「敵人已經發現我們了，但不是很準確地知道我們的位置，他先打一槍試試看，看到我們動了，曉得有人在那裡，機關槍馬上就掃過來！」所以打仗是生死一瞬間，不能不靈光的。我記得我剛入伍時的連長是個老粗，他告訴我說：「打仗時，你當排長的，一定要擋在前面，要前進的時候，只能你一個人動，絕對不能全部隊都動，你一個人動很安全，敵人不容易打得到你，等你找好位置以後，再叫全排前進，一個個前進不容易被打到。」我那連長可一個字也不認識，但這就是他們老兵的經驗。



民國44年成功嶺植樹照

我們團裡面的傷兵不多，傷亡最大的是118

師，陣亡了差不多有三百多人，負傷的有八百多人，總傷亡有一千多人。他們有個營長陣亡了，這一仗118師的功勞確實是很大，可是118師打了勝仗還有被槍斃的，353團第2營第5連連長被槍斃，就是因為他作戰不力，以致於他營長陣亡，最後檢討的時候，就被槍斃了。

## 致勝因素

之前見到李光前團長來找我們團長時，我有一種感覺，就是團長他們都已經作好犧牲的準備，因為他們都穿得很好，我們廖團長他做了一套軍裝，像是電光卡其那一類的布料，到戰地作戰時，他還穿著那套衣服。

在古寧頭打仗那一天我剛滿20歲，我想今天可能就完了，我當時也是有這樣的心理準備。所以戰場勝利最大的因素，就是士氣，戰爭若無士氣，是沒有辦法打勝仗的，必須要有決心，做長官有決心，下面就有士氣！金門之所以能夠打勝仗，最大的原因是敵人驕傲而我們是哀兵，因為敵人一直打勝仗，以為到金門來也會輕而易舉；而我們是哀兵，老實說句不客氣的話，再也沒有地方後退了，非拼不可！



民國49年通信兵學校畢業證書



民國50年特種部隊合照，左二為廖先生



## 專業通信一技長

### 王廷和先生 訪問紀錄

出生年份	民國18年
籍貫	河北省遵化縣
戰時職務	第14師41團 通信連 少尉無線電台台長
退伍軍階	陸軍中尉



受訪時間 民國98年7月3日

### 從軍緣由

我是高中時從軍的，因為當時兵荒馬亂，父母沒有辦法供讀書，也沒有辦法供吃飯，如果兄弟多的話就各奔前程，所以我去考通訊兵學校，在通訊兵學校受訓6個月以後畢業。雖然我不是官校畢業的，就是因為學了個技術，所以在軍隊裡面還不錯，能弄個小官，小官總比當兵要好一點，退休以後生活還過得下去。

我在民國38年4月間參加胡璉兵團，就是18軍，這單位是在浙江杭州旁的蕭山重建，我屬於14師41團，這個師裡有40團、41團、42團，3個團成為14師。我在41團裡的通信連當少尉，無線電台的台長。之後就一直從浙江、江西到共軍的老窩瑞金，再從江西走長汀、上杭然後就到了汕頭，我們

是駐在潮州，到了民國38年10月7、8號左右，從汕頭登船到達金門。

### 無線電專業

部隊從大陸杭州蕭山出發，我們配備的無線電機是5瓦特，然後到了潮州就配了SR284，是美軍的軍用無線電台。我們的作業方式就是電報，電報是用符號，當對方接到了以後就知道我們在說什麼，電報的密碼都是4個阿拉伯數字一個碼，一個碼代表一個字，我們接受師部的命令，收到上級的指示後傳給部隊長，再遵照上級的指示行動。翻譯的部分有譯電員，我則是無線電收發員，收到符號後，我只是把那些符號寫下來，給譯電員解碼後來得知訊息內容，再由譯電員直接告訴團長，我們都是兩個人搭配作業。譯電員也要查譯電碼，不是直接記在腦裡，因為太多了根本記不住，所以這叫做密碼，用密碼本一查就知道是什麼字。

我們直屬部隊都是在團部、司令部這邊，不會拿著槍去打仗，若是沒有通信員就等於沒有耳朵一樣。若隔了海來打仗，不管這海是寬是窄，有線電就是沒有辦法，但無線電要是沒有無線電電報員接收，沒有譯電員譯釋，就不知道那個符號如何翻譯，所以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職責。

### 古寧頭戰役

到金門下船時是民國38年10月24號下午5點





鐘，在料羅灣下船，下了船便開始整頓部隊和裝備，整頓完已經是晚上8、9點鐘。我們從料羅灣開始走，走了一、兩個小時過後，到了金門城，我們沒駐在金門城內，這時候已經是24號晚上11點鐘了，在金門城外紮營休息。

記得在還沒到金門前，報紙就有報導，提到金廈砲戰已經有一個月了，我們在廣州汕頭的時候就知道，但不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，那時候金門沒有電燈，可是我們看到金門方向有光線很亮，都是海軍的船。

到了25號凌晨兩點鐘，接到上頭的命令，前線古寧頭有戰事，上頭告訴我們41團：「要準備開始抵抗，到東西一點紅，往132高地前進。」團長下令出發，部隊就開始往指定的目標應戰，在4點鐘時到達指定地點，我們通信連是跟著團長走，團長指揮部隊都是經過我們有線電的電話或是無線電的電報。

25號的4點鐘，國軍就已經跟敵人接觸了，每個部隊的行動和前進狀況都不一樣，大約在9點鐘時，就聽說42團李光前團長陣亡了，又聽說共軍越來越接近金門城，但這只是聽說沒有證實。

團指揮所與前方作戰步兵的距離，最少也要有600公尺以上甚至到1000公尺距離。團部的外圍有營，營部的外圍有連，一層一層的保護，我們又

是被團長所保護。團長是指揮官沒有錯，但是一個團只有一、兩個報務員，如果兩個報務員都發生狀況，那你就是瞎子，也聽不到東西了，所以團長很愛護這些特殊部屬的。

比較特別的是，每個單位都是從陸上攻擊，但我們這單位是涉過海，涉過雙鯉湖，海水高的時候大概到脖子，低的時候到大腿，在26號接近中午時，剛好是退潮時間，我們就從海中過去，那是很辛苦的。

一個電台差不多有10個兵，過海時，兵就負責抬機器，台長不用抬，連槍都不用背，一個電台就配備8個兵，284型機器的重量，算起來也有二十幾公斤，輪流來背，不然光一個人背會受不了。除了機器本身外，還有附件天線和發電機，有的人背機器有的人背附件，像這種無線電都是手搖發電機，自己發電，不然哪來的電，搖的時候也是輪流搖。

我們涉過去兩個營，一個是步1營，另一個是步3營，從後面攻打南山和北山，古寧頭最慘的戰役就是南山和北山，和共軍相互攻佔三次以上。



金門生活照—當日涉水攻擊，今日涉水嬉戲





飛機看到以後就知道我們指示他往哪攻擊。鋪布板的缺點是先要有一大塊的平地，而且要寬廣沒有遮蔽物，否則飛機會看不到。我們的無線電沒辦法跟飛機聯繫，無線電台只是跟師部、軍部聯繫，軍部再告訴空軍，往哪裡打往哪裡炸，空軍是接收空軍的無線電台。我們陸軍的是軍、師、團、營指揮系統，同一師裡團跟團會互相聯繫，因為上級會規定什麼時間要連絡，時間一到都要互相聯繫。

27號整理戰場，國軍和共軍都有打死的及受傷的，可以說是哀鴻遍野。還要處理俘虜、地上的槍械，及雙方陣亡的軍士，這樣才會知道有多少共軍登陸，各單位都有各自的區域要處理。

說到我們廖先鴻團長，在東北未失守時，任職新6軍，他有中國文學的修養，書讀得很多，在江西徵兵時，徵到的兵有的會偷跑，跑一個那還馬馬虎虎，一會兒跑了三、四個，我們便要去抓，抓回來後，有人建議槍斃逃兵，但廖團長說不行，因為你把他槍斃了，那麼他的東西你要背，每個人都有東西要背，除了背槍以外還要背米。後來廖團長也榮升至少將副軍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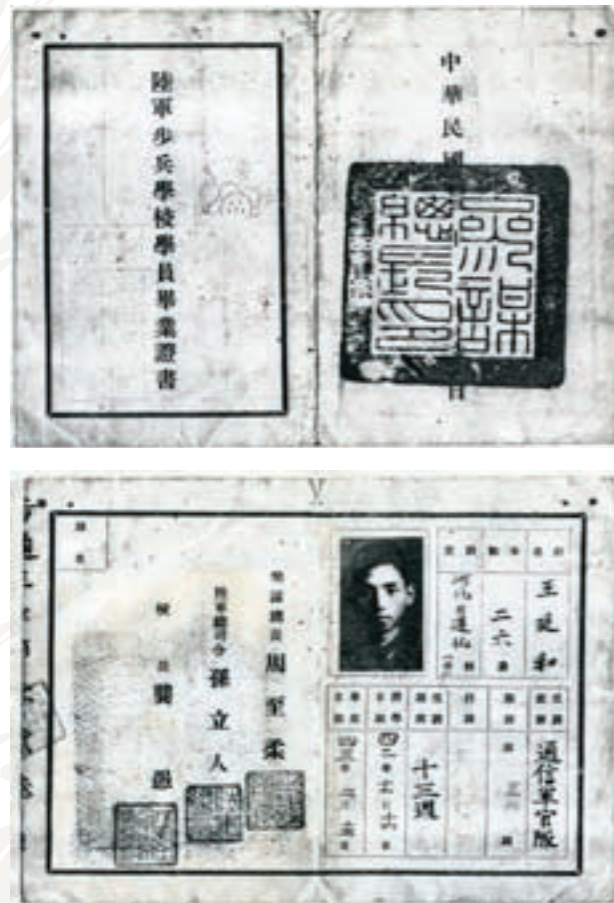
廖團長之後也到輔導會任公職，後來在宜蘭管農場，最後去了美國。我們這個單位以我這個通訊連來說，連長已經過世了，副連長也過世了，有線電電台的排長也過世了，以當時的軍官來說，可能

渡海到古寧頭最底端後，當時附近一戶人家也沒有，一片黃沙，連一顆樹也沒有，只有一個碉堡，我們的團部就設在這裡。共軍打了敗仗，那時我們有看到共軍的一條機動船逃跑，看到時船已經開遠，因為古寧頭地方偏遠沒有障礙物，沒有房子也沒有樹，船距離我們又很近，所以只有我們這個單位看到，我想是戰事接近尾聲，這條船逃跑了，這是共軍攻打古寧頭全軍覆沒後，傷兵敗將唯一逃離的一、兩百人。那艘船不算小，就算漁船也可以裝五十幾個人，所以說最後他們過來的軍長、師長都沒有抓到，也許就是搭這艘船逃跑的吧！

過了海以後攻擊共軍，那時臺灣的戰機也要到金門助戰，從戰機上往下看，看不出來你是國軍還是共軍，因為都在同一個位置，陸軍和陸軍打仗距離兩、三百公尺，不可能太遠。所以我們要告訴空軍我們是國軍，就要鋪出布板，大約有3至4公尺這麼長，都是用當天的密碼，每天的符號和字都不一樣，這樣空軍就可以知道我們是友軍。

鋪布板的密碼在我們手裡，不是在譯電員手裡，我們聽從部隊長告訴我們的命令，再鋪布板告知飛機往哪兒飛，要掃射還是丟炸彈，

陸軍步兵學校畢業證書





已經沒有什麼人還健在了。

## 追憶金門

我們部隊38年在金門打完仗，10月27號為了殲滅殘餘共軍也花了兩、三天才結束，之後調到瓊林駐防，然後調到後半山駐防一段時間，又調到小金門。

小金門那裡駐了兩個步兵師，一個是14師另一個是200師，我們就駐在浦頭。那時候團長叫甘慕良，他帶著我們去住在叫大山頂的防空洞裡，很寬廣，很多人住在那裡面，大約有一百人左右。在那兒住了一年，很苦，沒有菜吃，一直持續一年半到兩年，沒有吃過青菜，老百姓都罵：「地瓜葉都被吃光了。」最後我們只能吃海草，但就連海岸可採得到的海草都給吃光了，吃光後你還能吃什麼呢，一年後就開始種菜，挖井修路和種樹。

民國43年金門換防，我們到臺灣，我帶著一個電台和7個士兵，另有一個步兵排，就駐在龜山島上，然後從南方澳再到宜蘭，最後又調到成功嶺，我們就改為預訓第1師，負責訓練臺灣新兵，第1期、第2期我都訓練過。

古寧頭這一仗若是打敗了，可以說臺灣就沒有今天，因為當時臺灣本身沒有兵，所有打仗的軍隊都是大陸撤退下來的，如果金門敗了，10萬兵就都沒有了，30萬兵就去了三分之一，剩下的三分之

二，一個在海南島、一個在舟山群島，也沒有船可以調回來。政府應該感謝在古寧頭作戰的官兵，雖然我們是從大陸來的，但對臺灣有貢獻，政府應該特別優惠，讓老兵心裡存感激，那也算是不錯了。



王先生英挺之沙龍照

